

封城特輯－遠距教學的適應與挑戰(上)

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

自上週一(3/16)起，一千兩百多萬名學生須在家進行線上學習。對家長們來說，如何兼顧遠距工作與孩子的課業無疑是一個令人頭痛的難題...

身兼老師與三個孩子的母親，寶琳·拉比(Pauline Laby)花了好幾天的時間來面對這個「令人難以面對的現實」：在政府發布下一步指令以前，自家客廳就是學校。「這樣的情況是前所未見的。」同時也是全國自主工會聯盟教育分會(SE-UNSA)發言人的拉比表示。「甚至對我這個已身兼教職的媽媽而言，都還要花一些時間適應並克服這樣的挑戰。」

即便政府事先斬釘截鐵的表示「萬事俱備」，保證遠距教學的伺服器足夠一千兩百多萬名學生同時使用，但學校關閉的第一天，由於同時連線人數太過龐大，官方遠距教學平臺 CNED 及每所學校皆具備的數位工作空間 ENT 仍雙雙當機。

生活因遠距教學而停擺

這樣的問題已造成許多家長的強烈不滿。「星期一時，我沒辦法幫最小的女兒連上線。」達莉亞·本哈達(Dalila Benhadda)於當週星期三時抱怨道，她家中有三個分別就讀小二至高三不等的小孩。「所有上課用的教材都要用 Email 寄給我們。現在我們才剛要開始，但進度也已經落後了。」

然而，也有家長已經受夠遠距教學帶來之「龐雜的功課」了。「如果我們繼續照著這個步調進行下去，大家都會受不了。我要幫她們練習聽寫、幫她們的圖畫拍照、還要寫 Email 給老師。」育有一對雙胞胎女兒的基永·提希爾(Guillaume Tixier)表示。

面對這些困難，也有人已經選擇「放慢步調」。「本來我們訂了跟學校一樣的作息表：七點半起床，早上處理不需要電子產品的作業，下午則進行需要用到電子設備的課程。我本來以為這樣我就能同時兼顧遠距工作，但是維持不到兩天我們就不行了，只能完全停擺。」一名居住在波爾多的媽媽表示。

倉促實施遠距教學，需撐過適應陣痛期

「我們實在別無選擇。」在一所高中擔任資訊和自然科學教師的阿布戴爾·姆尼(Abdel Moumni)認為。從停課前一天至正式停課當天，他連續工作了四十八小時：上傳 PDF 檔案、教案、各種文件...甚至還成立了討論區。「結果禮拜二就收到訊息通知我已經超過網路使用的額度了。」

「教育部、各地學區辦公室所提供的資源並不足夠。在正常情況下，學生都可能把他們學習平臺的帳號密碼搞丟，難道我們能期待他們一夜之間就養成自主學習的能力嗎？而遠距教學所帶來的「附加好處」是否真能適用於每位學生？」姆尼也觀察到身邊許多同事已轉而使用不受資料保護規範限制的軟體和應用程式，或者是社群網路、電玩平臺。「但這種情形還要持續多久？」他感嘆道。

但也有其他教師觀察到，幾天下來教學已逐漸步入正軌。在高中教授經濟學的菲利普·瓦特洛(Philippe Watrelot)就表示：「禮拜一我本來要用 CNED 的平臺給高三生上課。結果到了約定的時間，什麼都不能用，我們都覺得很慌張。」但經過幾天的摸索後，逐漸熟練的瓦特洛反而覺得自己剛開始的反應簡直是大驚小怪。「我們已經克服了一開始那種師生集體焦慮的感覺。現在該做的當然就是迅速的執行遠距教學的工作。」

瓦特洛週三和週五的課堂進行得非常順利。「三十三位學生當中有三十位都在線上，而且令人驚訝的是，他們比在教室上課時的回應更踴躍。」但同時他也點出另一個隱憂：「沒有上線的三位同學之前也是常常缺席。對於這些傾向與學校脫節的學生而言，遠距課程會造成更高的失學風險。」

譯稿人：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

資料來源：2020 年 3 月 21 日，Le Monde (世界報)